



国王的心 有多重

张士敏 著

夜过西陵峡

神灯

告别库柏干洗店

格雷茅斯的邂逅

从绥芬河出境

马兰花

同美国警察打交道

印度洋幸存者

我修改样板戏《海港》

国王的心有多重

张士敏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王的心有多重 / 张士敏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496-1629-9

I. ①国…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4464 号

国王的心有多重

作 者 / 张士敏

责任编辑 / 乐渭琦

装帧设计 / 陈益平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上海歆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70千

印 张 / 12.625

书 号 / ISBN 978 - 7-5496-1629-9

定 价 / 32.00元

直挂云帆济沧海

——序士敏散文选《国王的心有多重》

赵丽宏

士敏先生是资历很深的老作家了，在读者的印象中，他是小说家，他的很多小说，在不同的时代，都曾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现在，士敏先生一部散文集马上就要出版，他用自己的作品告诉读者，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

其实，在我的阅读记忆中，士敏先生就是一位散文家。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还是一个孩子，有一次，读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选《荔枝蜜》，书名是用了杨朔的一篇散文题目。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本散文，收入这本书中的散文，都出自当时的名家手笔，其中就有士敏先生的《瞿塘一日游》。这是一篇写三峡风光的散文，但不是一篇平常的游记，文章中有对自然风光的生动描绘，有对历史风物的介绍和追怀，也有对在那里生活工作的普通劳动者的赞美。在《荔枝蜜》这本散文选中的入选作者中，士敏先生也许是最年轻的，但他这篇散文却让人感觉气象万千，有气势，有感情，十分

耐读。我至今仍记他在这篇散文中对三峡急流的描绘,那种谋篇布局和驾驭文字的能力,使我联想起在急流中争渡的船夫。在士敏先生即将出版的散文选中,他把写于五十多年的《瞿塘一日游》放在了首篇,让读者看到一个优秀作家以怎样的姿态作为自己散文的开篇。这是一个可以让人细细观赏的美妙开篇,也可以看做是一个作家为自己的写作定的一个基调。

散文是非虚构的文体,读一个作家的散文选,可以窥见作者的人生展痕,也可以发现他的心路历程。士敏先生的散文选,写作的时间跨度长达五十多年,这些写于不同年代的文字,记录了他所经历的时代风云和人间冷暖。他在散文中写自己的遭遇,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思索,写他的所见所闻,写他和各种人物的交往,文章记录的是个人的经历,折射的却是大半个世纪的岁月沧桑和历史沉浮。

士敏先生从前曾被人归入“工人作家”,这个称号,曾经时髦光鲜,也曾暗淡失色。士敏先生似乎并不在意别人怎么将他归类,他在作品中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抒发自己真实的感情。这大半个世纪来,他一直以一个生活的探求者和写作的探索者来要求自己。当很多当年活跃一时的工人作家停止写作,淡出文坛时,士敏先生一直没有中断笔耕,文坛上仍能看到他活跃的身影。他不甘于生活的一成不变,始终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中年以后,他远游异域,客居他乡,虽然寂寞,但却丰富了自己的写作内容。这些内容,大多体现在他的散文中。他在散文《在美国》中这样感叹:“已经知天命之年,为何还要离乡背井,到异国他乡生活?而且是个语言、文化习俗、社会

制度和生活方式迥异的国度,对此我也说不清,但有一点肯定,套用流行语:想换一种活法。”这样的感叹,好像有些茫然,但很真实地表达了一个作家想探索世界、扩展视野、丰富人生阅历和写作领域的欲望。士敏先生走出国门后写的那些散文,很值得一读。这些文字,不仅开拓了他的思路,也使他的作品更加文采斐然。

士敏先生已经年过八十,但在我的印象中,怎么也无法把他和一个“老”字联系在一起。三十年前,有一次我曾和他一起到大连参加一个文学笔会,那时我三十出头,他刚过五十。我们一起登山观海,兴致勃勃。最近看到他,感觉他还是老样子,依然兴致勃勃地关注着他身边的世界。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竟然不是衰老,这也许是文学的魅力。三十年前,我在海边曾赠他李白的诗句;三十年后,读罢他的散文选,我还是想用李白的这两句诗赠他:“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2015年6月18日于四步斋

目 录



序.....	
瞿塘一日游.....	001
巫峡风雷.....	008
夜过西陵峡.....	012
在三峡航道上.....	017
神灯.....	026
划子.....	033
担子.....	046
杨树林.....	054
马兰花.....	064
盐场书简.....	074
小数点儿的心思.....	080
心中的春天.....	088

运盐河上·····	094
惊涛骇浪逐鱼群·····	097
渔港夜市·····	103
上海港祖国的明珠·····	105
到五指山去·····	110
苏州河的歌·····	119
路·····	124
引路人·····	134
号子·····	139
一株老槐树·····	146
上海的大门·····	152
地层深处的报告·····	163
唐人街的启示·····	173
印度情思·····	178
在长岛列车上·····	182
莱场奏鸣曲·····	189
生活的乐章从这里开始·····	198
洱海明月·····	202
苏醒的海滩·····	205
奔驰在塔克拉玛干·····	209
库柏先生地下有知·····	213
开门一团糟·····	215

挺住,别趴下	217
婚纱风波.....	220
戈莫斯夫人和安娜小姐.....	223
红鼻子管事.....	225
阿兴和杰米.....	227
骗子和强盗.....	229
告别库柏干洗店.....	232
格雷茅斯的邂逅.....	234
国王的心有多重.....	238
金顶之路.....	241
老谢没有走.....	245
那一溜鞋子.....	250
你为什么不配合.....	252
乔治.....	258
三亚情.....	263
他驶入永恒的港湾.....	267
追求.....	270
泥土.....	275
土耳其的秘密.....	281
微弱的声音.....	284
我们应该思索这个“如果”	287
新上海人童年.....	293

毛利人朋友.....	296
走路.....	301
汽车里的电话.....	303
醉人的赛里木湖.....	306
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308
报海遨游.....	312
从绥芬河出境.....	316
在美国.....	320
一年前的今天.....	324
泣血纪念馆.....	328
同美国警察打交道.....	331
小浪底的丰碑.....	340
拥抱大树.....	344
中央公园保卫战.....	348
肖邦的心脏.....	353
印度洋幸存者.....	356
我修改样板戏《海港》	373
后记.....	391

瞿塘一日游

我未到瞿塘峡以前，是从杜甫的“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李白的“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以及那首千载相传的《滟滪谣》：“滟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等无数诗句来认识她的。

瞿塘峡给我的印象是神秘、险恶、冷峻，使我感到惊恐。当我真正看到她，领略到她的英姿的时候，我心情激动，真想为她唱一支时代的颂歌。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我由重庆乘江轮到奉节，然后换乘当地航标站的汽艇。这是一种川江特有的航标艇，洁白的船舷，橙黄的船身，方头平底，煞是美观。

陪我同行的是一位名叫周逊的航标员，一个年轻、热情、率直的小伙子。他的任务就是管理、维护奉节到瞿塘峡一带航道的灯标，以及各种导航标志。他的父亲是在峡中推划子的，他自己也是喝瞿塘峡水长大的，担负这工作已经五年了。能有这样的人作向导，真

使我高兴。

小小的船身，穿过激流，避过礁石，追波逐浪，上下浮沉，直赴瞿塘。小周递给我一件木棉救生衣，他告诉我，马上要过诸葛亮的八阵图了。这时在左前方江上，出现了一个石堆。水流在石堆上冲击，石堆忽隐忽现，着实使人眼花缭乱。据说陆逊当年中孔明之计，几乎在这里丧命，这是《三国志》里很有名的一个典故。杜甫就曾写下了“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的绝句。虽然带着神话色彩，但一个不高明的水手误陷进去，也是不堪设想的。

不一会就到峡口，只见一座高峻的山岗上耸立着一座白色的城堡，白墙红瓦，居高临下，气象万千。山岗上还可以看到蜿蜒颓废的古墙，这就是当年刘备托孤、声名烜赫的白帝城。白帝城下，就是瞿塘峡口，双峰对峙，宛若门户，所以又名奎门关。一块千丈岩壁，那样平整，那样光洁，犹如一块屏风。褐色的石壁上镀上一层朝霞，闪闪灼灼，金光四射。那隙缝中嵌着几根深绿色的葛藤，简直就是一位艺术家苍劲的笔触。

“下面壁上还有字。”小周说着递给我一只望远镜。我一看，只见写的是：“剑门天下险，峨眉天下秀，奎门天下雄。”

好一个天下雄！我几乎脱口叫绝。这时掌舵老大招呼我站稳，要进峡了。只听得浑厚的喊声：“注意，准备！”一阵哗哗急流，船如离弦之箭，向前奔去。此刻我才深深领略“众水会流万，瞿塘争一门”的气概和意境。

进入峡内,犹如进入一个无波澜的湖,平静极了。这种突然的平静,很令人不满足,似乎缺少什么。缺少什么呢?想起来了,是缺少滟滟堆!传说滟滟堆是拦在这门口的,我问小周,小周豪迈地回答说:“那害人精,早被我们炸了,不然的话,咱们能这样平平安安地进来?”接着他给我念了几句顺口溜:“滟滟堆,拦峡口,千人惊来万人愁,轰隆一声震天响,害人顽石低了头。”

“这是我们自个儿编的顺口溜,你没想到吧?”他笑着问我。我点点头,想起过去那些冬天枯水期观察它是否大如“象”,夏天涨水期间观察它是否大如“马”,而胆战心惊决定自己行踪的人,想起以前那些为了祈求神灵保佑,而磕头作揖向江里倾倒祭奠酒饭,那些粉身碎骨、葬身江底的人,他们怎么能想到会有今天?

“你瞧那里峭壁,”小周打断我的沉思,我一看在南岸陡峭的崖壁上凿有无数方形小孔,弯弯曲曲地向上延伸,底下刻有三个大字:“孟良梯”。传说古时候有一个大将叫做孟良,率兵过山,因无路可走而开凿的。后人称它为“孟良梯”。到处是神话,到处是诗,我被深深激动了。“这孟良梯真能上去吗?”看看那近九十度的陡壁,我有点不相信。

小周却认真地说:“孟良上不上得去不知道,不过有一次为了设导航标志,我们可上去过。”

“那你们比孟良还勇敢罗!”我们都一齐声大笑起来,这笑声飞上峡顶,又落到江底,满江满峡都在笑。呵,我从未听到过一个笑声会变得这样响亮,这样豪迈……

为了看得更真切，我要求老大把船速放慢些。老大干脆将机器停了。小艇沿着峡边顺水缓缓滑行。

看，两岸层层峰峦，紧紧相连，无一空隙，悬岩如壁，山势巍峨，真好像峰与天相接，船在谷底里航行。此情此景，我感到惊讶、赞叹。仰望顶峰，胸部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压抑，甚至连呼吸都紧迫了。就在这时，我眼前豁然一亮，像奇迹似的，在峡壁一块寸草不生、光溜溜的突出的大岩石上，屹立着一株倔强的青松，那高高的树干，挺拔苍劲，那茂密的枝叶，碧绿闪光。青松的旁边，有一间白色小屋，屋边竖立着一根旗杆。

小周见我望得出神，骄傲地说：“这是我们的信号台，这个地方可重要呢。就像马路上交通信号灯一样，没有它，来往的船就要碰头。”他怕我不理解，详细向我介绍。

我点点头，问道：“谁在这上面看守呢？这棵松树是他种的吗？”

他说：“一个老工人，名叫齐来山，他在这儿工作整十年了。这棵松树，就是他亲手栽下的。十年前还不到一人高的小树苗，如今长这么大了。”

我不由感叹：“一个人在这陡峭的山岩上坚守十年，真不简单。”

小周说：“可不是，光买米就要翻两座大山走三十多里路，别的困难就不用说了。当初建台的时候，领导上本来要派一个小伙子来，可老头不肯，他说：‘还是让我老头子在这儿守吧。’他看看周围除了大石头还是大石头，竟异想天开地引来一棵松树苗。我们就笑话

他，说‘哈，老齐头，你也不看看，这硬石头上千百年来，连草都不长一根，你还想种树？’他一本正经地说：‘我能待下去，它也活得了，让它同我老头一起在这石窝窝里扎根安家吧。’为了种活这棵幼苗，他从几十里远的山外挑来泥土，从又陡又深的峡谷里挑上江水，小青松不但长活了，你瞧，长得多么高大茁壮，多么有气势。”

这时，峡顶山尖上飘过一块乌云，接着一阵峡风吹过，那岩顶上的青松，傲然挺立，茂密枝叶轻轻地摇曳着，“哗哗”作响。小周来了兴致，站起身将双手围在嘴边高喊：“啊——嗨！”

喊声刚停，接着空中响起一阵响亮的呼应：“噢——嗨——”

由于峡谷震荡，那声音着实地动山摇。随着吼声，小屋里走出一个人，立在青松旁边。我昂起头，从那迟缓的动作，隐约分辨出是个老头儿。小周举起手，他也举起手，就算是问好。

一只山鹰正盘旋在他头顶上，英勇，气魄。

小艇缓缓滑行。我脑海中好像打开一扇窗子，忽然透亮。这时我才意识到那株在岩石上扎根成长，在风雨中傲然屹立的青松，不仅意味着生命，而且象征着革命者的性格，象征着我们时代的春天。如果说，前一刻我还不过是个纯粹的游览者，现在我才深深地感觉到，这草、木、山、水，它都与我同呼吸共命运。我的感情沉甸甸的。

走出峡口，黄昏便来临了。因为小周还要去附近检查几处灯标，我们把船停在一帮渔船旁边准备提早吃晚饭。

我坐在船头，眺望峡口，雾霭由山谷、由水、由绿色的树丛中、由四面八方升腾起来，两团被夕阳染得艳红艳红的云彩，悠悠地飘

啊飘，而那峡底下的江水呢，是一泓清流。我们检查完最后一只浮标灯时，已是夜色四合，等待着我们的的是一个迷人的夜晚。

我们将船停稳，抽着烟，静静地等待着。

夜，终于来了。繁星、渔火、标灯糅合在一起，闪闪烁烁，摇摇曳曳，顺着微风隐约传来一阵渔人歌。

“玩了一天，你觉得我们这儿美吗？”小周问我。他身体平伏着，双手支着下巴，黑暗中两只眼睛在闪光。

“真太美了。”我说，“特别是这儿的人。”

“人？”小周奇怪，“人还不到处都一样？”

我想说明，但又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

小周忽然轻轻碰了我一下：“看，月亮快上来了。”

我睁大眼睛，紧盯着那一片墨黑的山尖，好像等待着一种幸福的降临。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眼前蓦然一亮，是一道淡淡的霞光。起先，她像一个羞怯的少女，露出一丝身影，随后慢慢地往上升，往上升，跃然而出，一面大镜子高挂山顶，那么浑圆，那么晶莹。山和江流，都水淋淋、白花花的。一切都似乎可见而又不可见，好像被赋予了新的意境，新的生命。我感到满足而又幸福，沉浸在一种奇异的幻境里。

“呵，你在想什么？”小周又打断了我的思路，他是个不大能安静的人。

我说：“我在想……”我一下说不上来。

他说：“干你们这行的人，就是爱想。不过不管什么人到了我们

儿都要想，我也常常想。”

我说：“哦，你也想，想什么呢？”

他羞怯地说，“什么都想。想过去，想现在，想将来，想得最多的还是现在。”

“嘟……”远处驶来一条客轮，是由重庆开往武汉的，灯火辉煌，满船歌声。我默默地用祝福的眼光目送着，直到它消失。

“就说这客轮吧，没我们的灯光，就航行不了。”小周也目送着远去的客轮。“我们的工作要为多少人的生命负责，所以时刻想，怎么才能搞好，有时半夜做梦也会跳起来。嘿，干我们这一行就是心不定。”说罢，他打个哈欠。

“是啊！担子不轻。”我感叹。

我凝视着那灯火闪烁的江面，那奇妙的倒映在水中的山影，我想起这一天的所见所闻，那充满神话色彩的八阵图，那被炸掉的滟滩堆，那株挺拔的青松，那连脸也没看清楚的老灯守齐来山，还有面前的小周……这诗的河流、诗的故乡，过去有多少诗人在这儿写下不朽的诗篇，而又该用什么样的诗，什么样的激情来歌颂她的今天，歌颂这些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呢？

我转过身，小周已睡着了，明月的光华洒在他满是孩子气的脸上，嘴角微张着，在笑呢。

（原载 1961 年 2 月《解放日报》朝花副刊）